

不在乎一座山有多高或者多秀美,只要游人不是那么摩肩接踵,就会在心里暗暗松一口气。跋山涉水若是为了赶路或者修行,感受一番出离尘俗的心境,都是自然静好的事,一旦变成“征服”和经历,立刻熙熙攘攘,就像原本用来与天地沟通的歌舞琴瑟,逐渐沦为娱乐。

那天在纪伊国屋书店,一眼看到那本叫《绝景山》的摄影集,握在手中就没有再放回去。封面上的雪山映着湖水,太阳落下山去了,天空还有一点粉红的痕迹,山峰闪着熔岩般的红光,像一盏既骄傲又温暖的孤灯。书的腰封上说世界上的名山、奇山,像山一样多。一定是压抑良久,“堆山积海”这个词总让我想到案牍劳形,其实像山一样多的,也可以是观之不尽近乎神迹的美。后来把书送给一位爱山的人,因为他说山“沉默无语,巍然耸立”。

山远看的时候最完整,走上一座大山的盘山小道,风景就成了连绵不绝的幽林奇石和山岚雨雾。常

常感叹这样的转折,仿佛走近一个内心丰富的人,一直在想:让我走得慢一点,再慢一点。爬山那天微雨,雾霭让山峦和天空大量留白,头顶和脚下片虚空,突然明白什么叫“乾坤”。顷刻云消雾散,又看到远处层叠山影的轮廓,参差绵延的线条。眼前的岩石,每一块都是不同的灰绿、青绿或者黝黑。每一道瀑布和细流都有各自飞流的走向。

游峡谷那日,一场雷雨轰然而至,找到一处亭子避雨,看到雷电中停开空悬的缆车,溪水因为大雨颜色转暗,一只青蛙悄然跃入草丛中。雨后继续往山里走,一路看见溪水打着转流泻而下,撞在岩石上飞溅如雪沫,有一种危险的美,让人无法逼视,相机镜头一打开,即刻染上点点水渍。水声太大,近在咫尺的人都无法交谈。被风雨刮断的树枝横在脚下,我认出那是构树,果实颇像杨梅,树皮可以造纸。直至今日,只要闭上眼睛,我依然可以听到一整座山的水声,而我的文字不足以记录它。

美食需要说法

广州河南开了一间小店,店面只有3平方米,窄得让人窒息。偏偏还要做一条更窄的楼梯把客人引至二楼,小小楼面愣是摆下若干卡座,面对面背靠背,店家宁愿挤压自己也给你腾出一点舒适的空间。一坐下来就听到许冠杰在唱:“佢老豆(爸)勤力惯,去街市卖鸭蛋……”

霎时间,你以为自己到了香港的茶餐厅。

服务员给每人奉上一杯石斛金菊,相当于茶餐厅免费赠送的那杯茶。

这家餐厅经营两大“濒危”产品:一是人工饲养的娃娃鱼;二是人工种植的铁皮石斛。

干品石斛的外表就像女人旗袍上的布纽扣,一根细藤盘成一只实心结,严丝缝缝,只只均匀,深绿或棕黄,整齐地摆放在中药铺的玻璃柜下,非常精美。广东主妇视之如宝,常用它炖汤,能滋阴养目、利肝护胆、降血脂抗衰老。不过,石斛并非以精美论价。在同仁堂,最贵那种石斛,9块多1克,外表是散开的,像布纽扣被人拆了一半,一端散成一撮撮,似枯干的短发。服务员说:“这种好的石斛,比重大,你拿起一只试试,手感特沉!”

风月总无边

他是突然入她心的。饭局中,迷离时,眼神一对接就粘住了。生活机器让她的感知力日益钝化,最见不得让人复活的眼神,只想沉沦,沉沦。

搭朋友顺风车回家时,收到他的私信:其实我很想送你的。她回:明白。他回:我知道的。醉意弥散开来,她回:倾盖如故。他没再回复。第一回合终止得刚刚好。

生活照旧,却仿佛有了一点点不同。他们都喜欢不留痕迹,又祈望有奇异的感应。那天他在朋友圈没头没脑来了一句:西班牙语是最有闷骚气质的语言。她不晓得他周围有多少西班牙元素,却坚信他是写给身为西班牙语翻译的她看的。这样的交集充满含蓄的张力。

他们不定期会私信聊几句,句子不长,信息量却丰富。她说:有谁说过你像年轻时代的徐悲鸿吗?他回:那谁会是我的孙多慈?她回:蒋碧微呢?他

铁皮石斛 ◆ 钟洁玲

再沉也比不上铁皮石斛。铁皮石斛是石斛中的极品,古称“药中黄金”“滋阴圣品”,位列“中华九大仙草”之首,跟在后面的是一个豪华阵营:天山雪莲、三两重人参、百年首乌、花甲之茯苓、苁蓉、深山灵芝、海底珍珠及冬虫夏草。

这里同时出售铁皮石斛的干品和鲜品。干品用于炖汤:原盅铁皮石斛炖鱼,这是镇店之宝,人手一盅,48元,料足而无油,汤色黄亮,味道清甜,再配送一小碟豉油。

鲜品是鲜榨石斛汁。10元一小杯,琼浆一样浓稠,绿盈盈的,染得满桌春意。尝一口,清凉滋润,稠稠滑滑,有点像马蹄粉,奇怪它毫无苦涩。服务员说,这是胶汁,越黏稠越好。

店主在广东粤北和云南高原无污染山区,找到了适合铁皮石斛生长的环境,建起了仿野生生态种植场。怕你不信,特地从种植场搬来十几盆铁皮石斛,当盆景一样摆放在店门口铁架子上。不懂的,看它实在像草,低矮阔叶,蜂蝶不恋。现卖要200多元一盆,你若把它当盆景捧回家,它的生长速度足够折磨你的耐心,一年只能采摘一次!

微醉偏醒 ◆ 何 菲

回:蒋碧微自有她的张道藩啊。

接得好。她暗爽,才情者,人心之山水。她很享受在人群中与他单独见面,又想不涉及点别的什么。后来又见过一次,亦是众乐乐。月光下有过一次拥抱,不仅是发乎情止乎礼,还有更多呼之欲出的情感含义。盛夏,她公差去西班牙,回到魔都已已是初秋。七小时时差沸腾了她对他的热念。迫不及待想见面,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必须稀释一下太过浓稠的念想,又最好维持希望不死,遂想了个由头,约一众友人晚餐。

她悄悄塞给他一瓶安达卢西亚的上等雪莉酒,那是她试了六支酒后选中背回来的。酒过三巡,朋友说下午打他的手机总也打不通,他笑而不语,她的闺蜜突然面色绯红。一位知情者伸出酒杯,说是敬他俩。突然之间,她明白了怎么一回事。

在彻底栽下去之前,她还是得

白露初秋,早晚略略有了凉意。夏日的那些吃食,亦就慢慢地,要收拾起来了。

写点蔬菜。

丝瓜我是极爱的,蔬菜里,难得有性子那么别致的,清丽柔媚,不是一般的厉害。过了夏天,就要等明年了。那种软软的想念,搁在心里,其实亦是不错的,跟岁月有情,跟食物亲。真的不错。

番茄亦是夏日的好,野地里生长,有酸味,有精神。过了这一季,虽然整年都不缺番茄,温室里焐出来的彤红作品,滋味终究差了许多,不堪吃得很。带包子去本埠鼎鼎有名的西班牙馆子午餐,菜单上有西班牙名肴番茄冷汤,是包子小人的心头爱,结果隆重端上来一试,竟然不酸的。包子朝我苦笑一笑,低头默默饮完,一语不发。darling,饮到不酸的番茄汤,那份郁闷,确实有如此严重。奇怪,那么讲究的西班牙馆子,竟然做不好一碗家常汤。我想,伊家可能是讲究过了头,用的,是温室有机番茄,滋味寡淡无趣,亦就无法可想了。西班牙菜的热烈奔放,粗中有细,那种浓情火炽趣味,在本

诗歌口香糖

无 题(366) ◆ 严 力

- ➔ 心理医生说无聊也会引起疼痛 他开出的药方是: 如果你感觉身上有了 不知道该按摩哪里的疼痛 那就大喊几声吧 但不要骂人 骂人的行为会引起文明的疼痛
- ➔ 在秋高气爽的景区郊游后 让我感动了随后的好几天 我在镜子里的脸膛 怎么看都像一片 刮完胡子的枫叶
- ➔ 正、负遭遇可抵消出 一个崭新的日子 并让生活重新开始写作 但无论什么样的描述 读上去都是 24 小时的黄昏

都市 专栏

周刊 第 366 期

体的,仍不忘记买单,致谢,一切都在可控范畴。

次日中午,他私信她:没事了吧,昨晚我送你回的家。她回:没什么,已经在工作了。又过了一天,他问:有空吗?下午出来坐坐,单独的,我开车来接你。她回:不必了。他回:那天的事,不是那样子的……她回:那天什么事?半晌,他回:你还是介意了。她又回:你介意我的介意吗?他回:是的。

神思恍惚地刷微信,在闺蜜最新的转发帖下,她看到了他的评论,中规中矩,还好。少顷,闺蜜在他评论下回复“后天见”,他即刻回了 OK。

那一刻她脑子里只有两个字:可笑。动了动手指,她果断拉黑了他。

事过境迁,她问我:亲,你说,我这算是精神病发作?我说:很好哦,微醉偏醒,自始至终他仅仅是你的虚拟情感内存,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也只在心底发生过。

埠一丝不苟的高级馆子里,绝对是吃不到的。

夏日里的万人迷,毛豆,到了初秋,亦渐行渐远寥落起来,天再凉下去,就快无影无踪了。每日晨起,拿半斤新鲜毛豆,煮豆浆,滚热煮起来,豆香奔腾,粉绿的一杯,让我常常在晨光里,端详久久。再粉碎一节山药进去,柔腻香滑,补得不能再补。

一直以为,这杯粉绿的东西,是夏日最经典的美食,美艳兼美味。

再写点荤的。

黄昏时候,接芳邻女友微信通知,darling,今天去淮海路培丽晃,买了刀南风肉,留在你家门房了,回家时候记得去取。于泥泞不堪的路上接的微信,心里已经翻滚,南风肉肉啊,darling 女友啊……

夜里回家取肉,灯下打开油

爸爸不在的时候

丰子恺 丰一吟
(父女/画文)



河的第一条岸

◆ 河 西

一首独唱的歌

直到关淑怡在微博上和网友吵架,我才知道她开了微博。20多年前,我听《难得有情人》、《缱绻星光下》的时候,并不觉得她有什么特别,旋律动听而已。《夜迷宫》呢?对于当时的我来说,似乎又太另类了一点。

没有关系,在音乐上,注定要与她相遇。

2012年,她推出了一张限量版的EP《陀飞轮》,翻唱的是陈奕迅的那首名曲。Eason版,我早就听过了,无感。可是阿关的这版,我竟不能自己!黄伟文,你真是为陈奕迅写的这首歌吗?还是,歌曲,在以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,寻找属于它的主人?阿关的气声、真假声的变换,如泣如诉,又拿捏得如此精准,技巧已入化境,更重要的,你能从她的演绎中听得到最细微的颤抖、哀怨、不幸与抗争。

有一种用尽所有、看尽繁华的生命荒凉,怎能不为之动容?经历过私生子风波,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如是多年,可以想象,一个女人,独自带大孩子的无助与艰辛。“秒速,捉得紧了,而皮肤竟偷偷松了,为何用到尽了,至知哪样紧要?”一个女人在用她逐渐松弛的皮肤演唱,在用不再单纯的眼睛演唱,试着狠狠抓住,从她指尖像细沙一样流过的,幸福。

而当关淑怡遇上同样黑暗的林夕,就有了《地尽头》:“谁让我的生涯天涯极苦闷,开过天堂幻彩纸,极正经的南风肉,又细又香,油滋滋的,真真美极。初秋,是南风肉肉应市之始,新鲜得动人心魄。连夜切两个薄片,炖一盅花胶鸡汤,一屋子,香得富丽堂皇。隔日,再切三五个薄片,蒸点千张,蒸点冬瓜,煮一碗阳春龙须面,十分合适的初秋趣味。周末睡饱了起来,忽然想疯一疯,奔下楼,买个刚出炉的法棍,回来切南风肉肉,菲薄地片片,略略一煎,夹在法棍里。谢谢天,人间竟有这么迷人的三明治。也许不久的将来,本埠各色馆子里,会有这么一味极端国际化极端碰撞式的三明治。只是,搁哪种馆子卖才好呢?中国饭馆?法国饭馆?还是西班牙饭馆?让他们打架去吧,为好肉肉打架,总好过为石油打。darling 你说是不是?

这显然是爸爸的书房,不是孩子的游戏房。你看:有笔墨砚台,还有许多书。孩子心里想:爸爸每天都在这里涂涂抹抹,然后纸上就出来一幅很好看的画。我也来试试!于是他也拿起毛笔,用左手拿了,那也行。可是纸呢?找来找去找不到,算了,就在桌子上画吧。不过要画得快一些,要不爸爸回来了,又要骂我。不会,不会!他看见我画画,一定会夸我。我会对他说:“瞻瞻也会画画了!”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

的大门,我都坚持追寻命中的一半,强硬到自满。”黑雨欲来,倾城之夜,那样轻易唱出,最凛冽蚀骨的一句:“忘掉根本,生又何欢!”

宝丽金之后,关淑怡蜕变为 一位真正的歌者,不再只是音乐形式上的另辟蹊径,真正走心的声音你听得到生与死,在自己破败的阴影上的那一份执着与孤寂,只有眼泪的黑色陨石,砸在困惑高傲的心上。

再听收在《林夕字传》里她当年的一首《最深刻一次》,不错,但只能说青涩。而到她和TVB老戏骨李香琴合作的《三千年前》,褪去了任性。

总以为,唱出“在時計里,看破一生,渺渺”的关淑怡,早已应该远离了烟火气,没想到,她居然连发十多条微博,与网友纠缠不清,也许是初次在网络上遭遇谩骂自尊心受挫,想要争一口气?不得而知,就像我们不知道这些年她究竟承受过怎样的压力一样。我只知道,她个性就是这样,倔强到疯、到狂,就算万劫不复,依旧故我;那是,一个长着反骨的歌者,在唱着一首独唱的歌,也因此,与这俗世,格格不入。

香港靛声,不应该沉寂。香港乐坛,难得有关淑怡这样个性昭昭的异声,也应该珍惜。用《一首独唱的歌》中的这两句来祝福她吧:“迷雾夜雨中不经意再步过,重踏那往昔足印可以么?”